

女性成长自传体小说

晓颜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春 梦

我的18到24岁

一个情场受伤女人的自白



女性成长自传体小说

晓颜 著

春 春 梦



我的18到24岁

一个情场受伤女人的自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18到24岁/晓 颜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
2002.8

ISBN 7-5378-2242-5

I. 我… II. 晓… III. 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3594 号

责任编辑:刘树民

封面设计:老 刘

我的 18 到 24 岁

——一个情场受伤女人的自白

晓 颜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昌宏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.5 字数:250 千字

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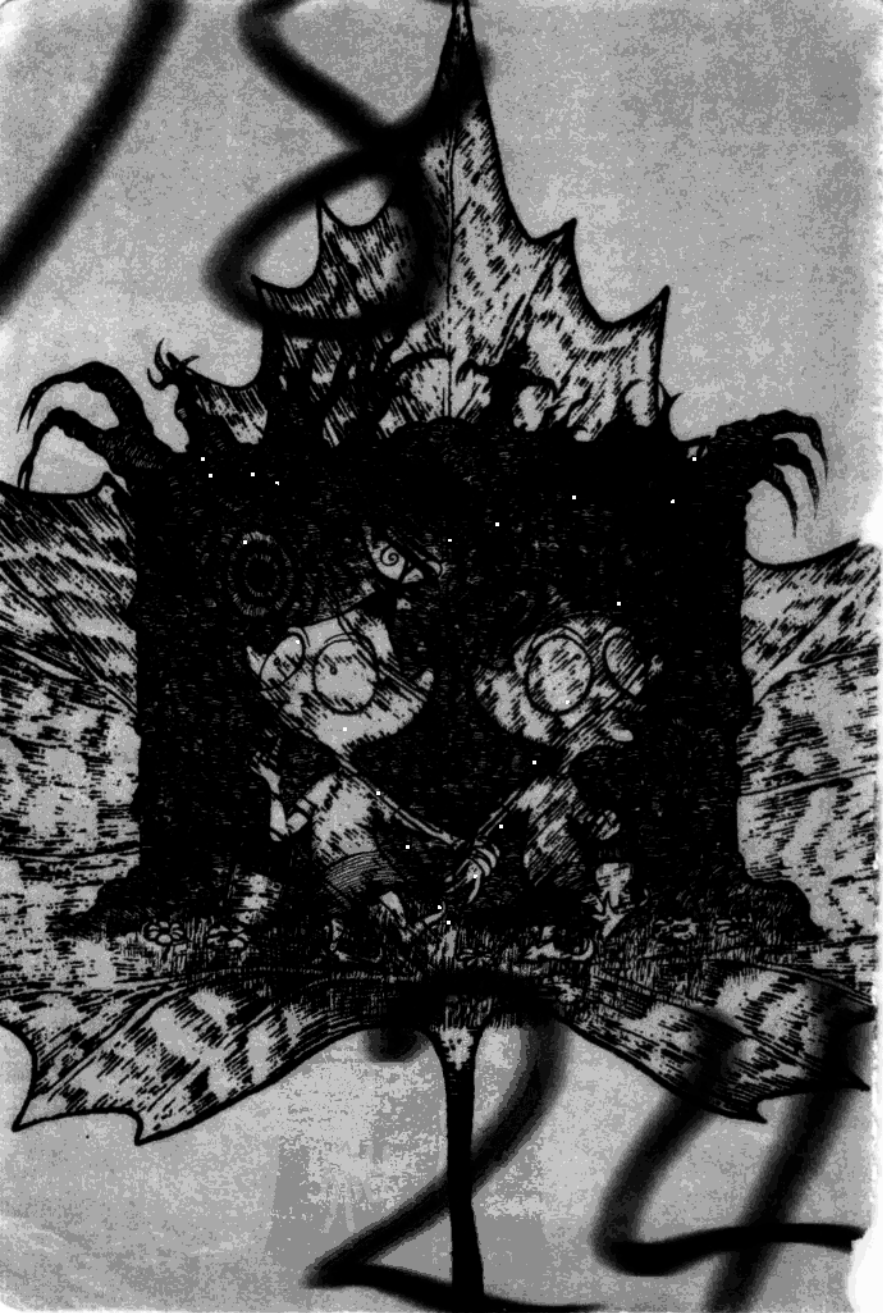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78-2242-5

1·2151 定价:21.80 元



我的
18
到
24
岁

晓 颜 著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.com









我有一种天生的反叛，我把它叫做精神，我自己的精神。

1995年深秋，我已在海南一家报社工作了近两年。泡沫经济使海南的经济日渐萧条，到处是停滞的建筑，空寂的房屋。那荒凉的景象，禁不住叫人伤感落泪。它就像被游人遗弃的一座荒岛，丢下的只有破烂的垃圾和肮脏的残骸，椰子节看不到往年的光彩，维持报社生命的广告业务，即便全报社所有人都出去拉，每期也只勉强维持日常开销。大家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找各自的出路。十月份，海交会后，海南的经济复苏不是一两年可能完成的事。许多报社，杂志社纷纷倒闭，像我工作的这家——一个还没有来得及报批到全国统一刊号的报社，更是没娘的孩子，没人管。

而深圳，却在稳步发展，城市基础建设好，规划长远，制度也比较健全。总之比海南强好多。我没去过深圳，但我不想回家，我的心正野着，总编的朋友帮我介绍了一份深圳的工作，在国防科工委下属的科技发展公司里做秘书。

约好时间，直飞深圳。公司有车来接，我没有更多的思考。我只是不想回家，不想再去拿手术刀片和注射器，

我的 18 到 24 岁

Wo De Shi Ba Dao Er Shi Si Sui

不想再穿那件令我厌烦的白衣服。我也躲避那座带给我初恋无限伤痛的城市。我拼命挣脱，寻找自由，寻找着我理想中的快乐。高耸的大厦，没有特点，方块一样，一层一层叠加上去。被修剪过的绿化带站在车道两旁，僵硬而冷漠。我感到压抑，顿失在海南的无拘无束。一种莫名的危机向我袭来，我不认识所有人，我分不清东西南北。口袋里薄薄的一打钞票早被我散落在琼崖海角。我开始害怕，心里一种说不出的空荡荡，不由得叫人恐惧万分。我猜测不到，等待我的生活将会怎样？当我的双脚真真实实地踏上这块年轻而冷傲的热土时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再一次为自己预测了今后，我确信，这里，将会成为我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录。



第二章

那是久违的热潮，我热烈的回应……



1

这世界这么大，它容得下你，也容得下我。

我小心翼翼，将染过的黄发高高盘在头上。我不能高声说话，整日里迈着小碎步。一天到晚没完地打电话，收发传真，陪老板和客户吃饭。我的心也渐渐变得和这座城市一样，周围布满铁丝网，生怕一个不小心，丢了吃饭的勺子。我活在自己圈起来的小圈子里，尽量使自己冷漠，高傲。我的心开始变得越来越窄，我的想法也如同这国际化的山城，越来越现实。我竭力掩藏着自己，修饰着自己，犹如这格兰云天里的电梯，光亮透着豪华。

年底，我陪老板去北海洽谈一桩棕榈油业务。半个月，带着失败，我们回到深圳。这一年，公司没有完成利润，一纸调令，老板被调回北京。我的工作吊在半空，是死是活，我无从预料，深圳就是这么无情，挣不到钱就是笨蛋，“黑猫，白猫，捉到老鼠就是好猫。”邓小平真伟大，他说过的话，成为深圳的象征，成为深圳所有人的格

言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？我人生地疏，我才刚刚开始工作，我盼望自己能有好运气，就像漆黑夜里的一只瞎猫，有着守株待兔的侥幸。

2

POP，他是我来深圳认识的第一个人，也是第一个男人。那天，我们在飞机上留下彼此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“泸州老窖”在深交所上市的前夕，我和老板去参加它酒店的开业。出乎意料，POP 竟是公关部经理。晚上，POP 带我去公爵吧。我疯得扶在 POP 肩上真想大哭一声，我一扎一扎喝啤酒，疯狂地跳舞。我压抑，我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整日里一本正经，我好像老了好多，我想哭，我想我妈，我想回海南。POP 无语，镭射灯下，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水一样的光。他是我第一个朋友，第一个天天打电话关心我的大哥哥。

POP 的手机通了，我说我很烦，我的老板调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无依无靠，POP 就是我的思考，我的百分之百信任，我把他当成我的亲人，我的兄长，有些事情，

我是不能跟家里说的，我丢掉了工作、父母、学业，一无所有跑出来，我怎么能再让他们替我操心？我不止一次地跟我的双亲发誓，我很好，我很快乐，我真的很快乐。

我们在丁丁吧见面。这里有一种轻松的安静，留声机放着古老的歌谣，服务小姐穿着夏维夷草裙，腕处挂着小铃铛，戴着柳枝编的小帽，颈上挂着艳丽的花环，小铃铛发着悦耳的声音，我的烦恼似乎也缓解了好多，一抹夕阳从门缝射入，淡淡地泄在 POP 的脸上，我们面对面坐着，我在向我的大哥倾诉烦恼。他静静听着，温柔的目光看着我，除了关怀还有一点点暧昧。他挪动身子，躲避那线光明，酒吧里稍稍有些暗，我想起乡下的老宅子，倾诉的感觉真好，但我仍然害怕，我没有去人才市场应聘的勇气和经验。我不停地吃东西，饱饱得我要远离恐惧。酒吧里掌灯的时候，有人在小舞池跳舞，其实他们不是跳舞，那是情人的拥抱和亲吻。POP 拥着我，他的嘴唇在我额头擦来擦去，发稍掠过我的面颊，我的心痒痒的，他的怀里真的很安宁，我像回到家里，再没什么好怕的。我要睡了，POP 在我耳边呢喃，他叫我小东西，可爱的小东西，什么都别怕，出事有大哥。我抬头看他，朦朦的，我们认识很久。我想要哭了，我的大哥，好大哥，我单纯得像只傻鸟。再步入舞池的时候，我有些醉。POP 拥得我很紧，我闻到我自己的味道，还有 POP 的味道，555 和夏奈儿。我真的有些晕，幽幽灯光下，水银镜映着我俩的身影。

POP 的高鼻子，深眼睛，长睫毛，多情的样子，我想起初恋的晓晓，他们长得一模一样。我在 POP 的粉绿色套头恤上印唇印，他要带回家当画挂。我好放松，我再喝点什么，墙上的剪影变成妖魔鬼怪。

我梦见了晓晓，和晓晓接吻，我说好了，好了。我喘不过气，我的舌头没有了。我摸到晓晓的背，光滑滑的，屁股，仍是翘翘的，我糊涂了，你不是去新疆了吗？永远不回来了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我摸到晓晓的头，怎么也留长发？跟 POP 的一样。我觉得自己升上了天。那是久违的热潮，我热烈地回应，我想尖叫，嗓子里却干干的。我想着消过毒的脱脂棉上沾满晓晓牛奶样的体液。

3

我被炒了。我搬进 POP 的居室。他不再叫我小东西，我成了他口口声声的小妖精。POP 的工作环境和他大众情人般的外表，其实早已预示了我们的接触，只能是天空中划过的流星。POP 下午去上班，要到半夜才能回来。没事做的日子，真无聊，我应该干点什么？为了自己，为